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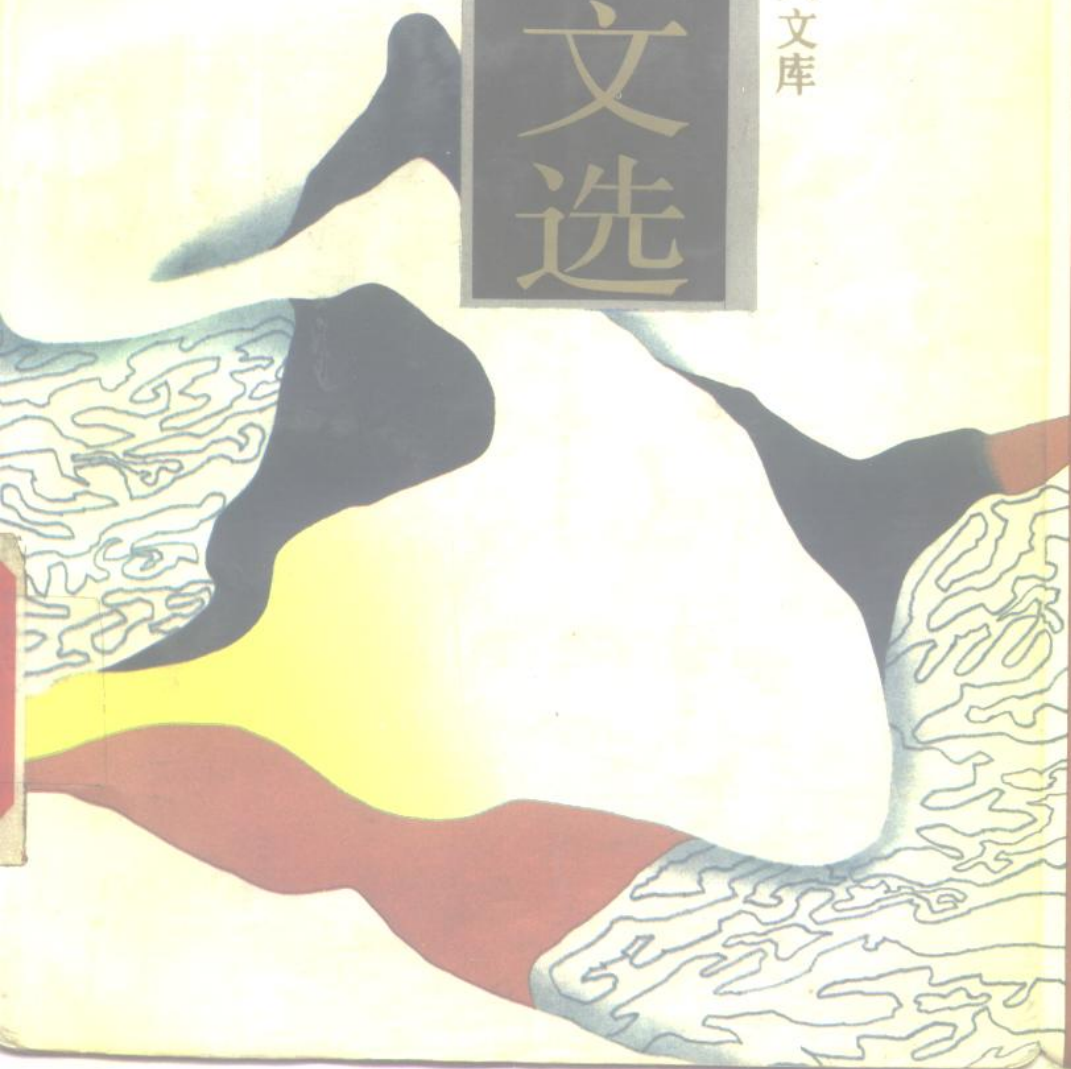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林语堂文选

张明高

范桥 编「上」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林语堂文选

(上 集)

张明高 范桥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097号

林语堂文选

(上集)

张明高 范桥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 16.375印张 364(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数: 37001—47100册 定价: 7.60元

ISBN 7-5043-0540-5/I·52

编者前言

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因为提倡小品文而名噪一时；后来旅居美国，用英文写出了大量有分量的著作而蜚声西方。不过在中国大陆，久矣夫，青年不太知道他了。近来他的《京华烟云》和《生活的艺术》在大陆重印，又渐渐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有一点“热”起来的趋势。这大概说明，林语堂的文章有其魅力和价值吧。编者不揣浅陋，以他的小品文为主，也编选了这个两卷集，名之曰《林语堂文选》，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供阅读的本子。

林氏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英文特别好，他是中国人中屈指可数的双语作家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他获得巨大国际名声的最有利条件。但是仅仅英文好，最可能的是成为一个翻译家，偏偏翻译在林氏浩繁的著作林中不占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主要的是创作家。他确实有巨大的创作力，又有坚持不懈的勤奋劳动，而且寿命长，活了八十多岁，所以成绩蜚然可观。林氏晚年有一个很自信的自我估价，他说：“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都可以传世。我写过几本好书，就是《苏东坡传》、《庄子》；还有我对中国的看法的几本书，是《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还有七本小说，尤其是那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八十自

叙》)对于他的文章,林氏也有一个说法:“同时,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八十自叙》)

编者以下谈谈此集所选林氏文章的内容和编辑感想。我们把他的单篇散文尽量集中起来,约略依内容编为五卷,即卷一随笔、卷二杂感、卷三妇女与教育、卷四中西文化,作为上集;卷五论文学、卷六文摘(《吾国吾民》等三部专著摘录)、卷七自序传(著译序文和自传),作为下集。大体上反映出了林氏各个时期的文章和思想面貌。

林氏之文何如文也?小品文也。不过,林语堂的小品文不是历来传统意义上的小品文,如明人小品然。不一定是豆腐干式的小段,三五百字,千把字,可以是洋洋洒洒的万字长文,甚至一本大书。这就是他提倡的英国式的 essay 文体。他说:“本刊宗旨在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亦曰个人笔调,即西洋之 Familiar Style。而范围却非古文之所谓小品。”(《关于人间世》)与此相应,他又鼓吹“幽默”,强调把谈话的艺术引进小品文。对于幽默和谈话,他都说到它们的好处,“就是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论幽默》)他心目中的榜样是有的:“所谓好的散文,记者的意见乃系指一种散文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像大小小说家笛福(Defoe)、司威夫特(Swift)或鲍司威尔(Boswell)的笔墨然。”(《散文》)林氏一生写作这种小品文体的作品,可说是贯彻始终,因而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成为大家。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林氏对中国传统文人中重

视表现所谓“性灵”的作家，如袁宏道兄弟、金圣叹、张潮、袁枚等人多有肯定，多所鼓吹，并不曾排斥传统；事实上，他的文风带有浓重的金圣叹色彩，不容否认。因此可以说，林语堂小品文是一种中西杂揉的文体，恐怕更近于真实。这种小品文的长处，自然亲切，近情近理。林氏学贯中西，但绝不乱搬西洋时髦名词术语，故弄玄虚，总是流畅通达，而又是内容丰满的。他有一段话颇为精采，转录如下：“古学诚不能无毒，现代人也不能专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么？”这对于近来国内西方名词术语狂轰烂炸、食洋不化的新八股文风，应该是一副清凉剂。

虽然林语堂口口声声说文学是个人的表现，是性灵的产物，这也要正确理解，并不是狭隘的专门表现自我，专门嘲风弄月。他说他自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是“一个超然独立的批评家”。他说：“有价值的文学，也即是诚实的文学，就是用笔说话而已。”他要求文学有个性，“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写作的艺术》）“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同前引文）综观林氏为文，笔触所至，范围广大，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而谈得最多的是中外文化，从读者看来，最有意义的也是他关于中西文化的见解。林语堂有一个得意而又自信的说法：“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传》）又说：“有一位好作月旦评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我以为那评论是真的。”（同前引文）他

崇拜西方，而没有到迷信的程度，不曾鼓吹全盘西化，轻狂浮躁；他尊重中国文化，也没有到食古不化的程度，不曾大叫保存国粹，迂腐固执。他说到：“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同前引文）他还说到，他是“一个抱着旧世界的观念的旧世界公民”（《论性的吸引力》）。读者当然可以看到，林氏文章中有许多过时不新鲜的话，但也不乏真知卓见，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平心而论，至少近百年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作中外比较，涉及文化方面的讨论真是不少了；直至最近的“文化热”，声言作深层次的研究，也是热心得很。恐怕也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中国，总在改变着；世界也在改变着。看来中国是太复杂了，“最终”真理不易得到吧。林氏则不然，公开说文学表达个人的“偏见”，更多的是表现他所欣赏的“庸见”，即平常、健全的常识判断。他确实说过：“我对一切古老的东西，古老的风俗、衣着、语言，都极其爱好，极其着迷。”他的偏见还真不少，如不喜欢西装，说是不合人性，不欣赏握手礼节，说握手不卫生，不喜欢美国男女当着别人的面接吻等等。这些洋风而今不是都吹到中国来了？并且相当常见了。人类生活不完全是理性的。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大概可说对两个东西念念不忘，一个是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一个是道家的处世态度。这也就是近来国内知识界常说的儒道互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大大精神支柱。如果这是一个共识的话，林语堂向外国人喋喋不休讲的主要就是这个。他说：“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吾国吾民》第二章《中国人之德性》）虽不中，亦不远矣。西方人把林语堂目为“智

者”，而他自己说“我的思想并不怎么深刻”（见《今文八弊》）。外国人了解中国，除了通过早期的传教士和水手的文章，后来主要靠西方知识分子考察中国的报告式的研究著作，也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不着痛处，了解还是相当表面的。而中国人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多数也不见得高明多少。林语堂正是看到这一点，用他自己精通两种语文的长处，几十年中不懈地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他说：“它将根据较高理解基点，而寻取较善谅解。”（《吾国吾民·闲语开场》）他对于自己的祖国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心中的祖国，内省不疚，无愧于人。”（《生活的艺术·自序》）他的努力，看来不是徒劳的。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大有文章。即使如儒学思想，特别是孔子学说，当今西方掀起了第三次学孔高潮。据《社会科学报》报道，由于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紧张的生活节奏造成家庭、人际关系并不正常，于是孔子的伦理观和社会学说再度流行。那么，林语堂坚持一些东西也就不是没有道理了。他有一段话虽然是说文学的，其实有更广泛的意义：“一面想见贤思齐，力图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此种保守心理，出于至情，一半为国，一半为己，争点体面。……不过保守自信易流于抱残守缺，顽固迂腐，……见贤思齐又易流于盲目崇拜，趋新若鹜。”他又说到：“国中的思想忽而复古，忽而维新；所复的是最迂腐的古，所维的是最皮毛的新。”（均见《今文八弊》）这两种毛病，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说是反复出现。看来还要在历史的发展中，由不断的探讨和实践来解决。

西方人对林语堂的评价不低，他的一个美国研究者安德森说：“他一身融汇了东西的智慧。只要将他的著作读上数页，谁也会觉得与高人雅士相接，智者之言，亲切有味。其思想合理中节，谦虚而宽容，开朗而友善，热情而明智。其风度，其气质，古之仁

人不能过也。其写作著述，机智而隽美，随意而闲适，不论涉及人生任何方面，莫不如此。于人生则因林见树，由大识小，辨别轻重，洞悉本末，若寻一词足以形容林氏，只有‘学养’一词。若谓文化人中之龙凤，林氏当之无愧也。”（转引自《八十自叙·译者序》）这只是一个“洋鬼子”的看法，当然不是定论。

那么，林语堂到底何如人也？是幽默大师？他大概觉得是的。他有两个得意的俏皮话：“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已经传遍了世界。是智者、哲人？确实有人这么看。是传世不朽作品的大作家？他有这种希望。或者仅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品文作者？过去他的确因此受到过非难。或者是一个多言多口的饶舌者，一个世故老人？是一个儒家的理想主义者，道家的放荡形骸者，抑基督教的博爱家？这些意思他都说到过。总之，林语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杂多”，是一个经历了八十余年漫长生涯，有着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已经死去多年了。未必就能盖棺定论。但他说过，他写的文章希望是“开卷有益，掩卷有味”，读者读书知人，当能玩味。



1930年 林语堂在上海

林语堂文选

(上集)

目 录

卷一 随笔

论玩物不能丧志	(3)
笑	(5)
秋天的况味	(7)
纪春园琐事	(9)
我的戒烟	(13)
买鸟	(17)
阿芳	(23)
说北平	(27)
春日游杭记	(32)
搭乘公路汽车	(37)
论解嘲	(42)
避暑之益	(44)
我搬家的原因	(48)
冀园被偷记	(51)
庆祝旧历元旦	(57)
有不为斋解	(61)
看电影流泪	(76)
一个素食者的自由	(67)
信念	(70)
言志篇	(73)
我的图书室	(77)
冬至之晨杀人记	(81)
一张字条的写法	(85)
豕国絮语解题	(90)

LIN YU TANG
WEN XUAN

卷二 杂感

脸与法治	(95)
“发微”与“告密”	(97)
讨狗微文	(99)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	(103)
回京杂感	(108)
女人应当来统治世界吗	(113)
忆狗肉将军	(116)
外交纠纷	(119)
国事垂矣	(122)
半部韩非治天下	(125)
论政治病	(127)
希特勒与魏忠贤	(130)
梦影	(135)
刘铁云之讽刺	(138)
狂论	(141)
裁缝的道德	(147)
谈言论自由	(150)
谈新闻事业与现代社会	(155)
《大义觉迷录》	(159)
萨天师语录	(166)
哀莫大于心死	(188)
中国人嫌恶急性子	(191)
中国人之聪明	(193)
从梁任公的腰说起	(196)
沙蒂斯姆与尊孔	(198)

LIN YU TANG

WEN XUAN

无字的批评	(202)
祝土匪	(206)
谈学者的尊严	(209)
中国有臭虫吗	(215)
清算月亮	(218)
叩头的软体操价值	(221)
古书有毒辩	(225)
思满大人	(228)
思孔子	(233)
谈《论语》句解	(239)

卷三 论妇女与教育

摩登女子	(245)
论性的吸引力	(250)
说青楼	(257)
女论语	(264)
罗素离婚	(269)
为中国女子辩	(274)
婚嫁与女子职业	(278)
节育问题	(282)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286)
读邓肯《自传》	(292)
苏东坡与其堂妹	(302)
谈理想教育	(310)
谈涵养	(318)
教育罪言	(320)

LIN YU TANG
WEN XUAN

救救孩子	(325)
学风与教育	(327)
失学解	(334)
考试分数不可靠	(338)
论学问与知趣	(341)
读书与看书	(343)
论读书	(345)
读书的艺术	(353)
读书阶级的吃饭问题	(360)
致陈六使函	(366)
哈佛味	(367)
话牛津	(368)
哥伦比亚大学	(375)

卷四 论中西文化

辜鸿铭	(385)
谈劳伦斯	(390)
谈中西文化	(397)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404)
中国文化之精神	(411)
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422)
中国的国民性	(438)
中国人的家族理想	(445)
论西装与中装	(454)
论握手	(459)
论裸体	(463)

LIN YU TANG

WEN XUAN

读《萧伯纳传》偶识	(467)
再谈萧伯纳	(474)
萧伯纳一席谈	(480)
英人古怪的脾气	(484)
伦敦的乞丐	(489)
洋泾浜与基本英语	(492)
美国大	(497)
我爱美国的什么	(502)

卷 一



随 笔



